

乐活人生

两盒巧克力



马海霞

参加朋友婚礼,我带回了两盒巧克力,一盒送给了上初二的侄女,一盒送给了上初一的侄子,半开玩笑地问他们:等姑姑老了,你们会不会管我呀?

侄女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说,我没事经常考虑这个问题,等我大学毕业了,我要挣很多钱,买两套大房子,一套给爸妈住,一套给奶奶和姑姑住。

听完,我很欣慰,马上夸奖她,小小年纪就懂得做人的道理,不错。

同样的问题,侄子抿嘴笑了,没有回答,只是低头打开盒子,然后递给我,示意我拿几块巧克力。我说,我不喜欢吃糖,你都吃了吧。

晚上回家换衣服,在兜里发现了几块巧克力,原来是侄子偷偷给我装里面的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感到暖暖的,熊孩子就会用行动戳中我的泪点。

甜美的语言能愉悦耳朵,实在的行动却能打动心灵。

诸事皆宜



海陵

朋友送我一本挂历。

这是一本老黄历,上面不光有日期等基本信息,还有每日吉凶、宜忌的内容。我数了一下,每月至少有七天“诸事不宜”,其他日期里也有一些不宜做的事情。

朋友相信黄历,平时大到迁居、开业,小到出行、探望病人等,都要“看日子”。我笑她是个“迷信佬”,她煞有介事地说:“不可全信,也不可不信。”

我不以为然,做任何事情成败得失受很多因素的影响,跟什么“黄道吉日”没有必然联系。比如,有民间传言2024年不宜结婚,实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“无春年”只是农历与阳历的巧合,对个人生活和婚姻幸福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,此类传言不足信!

我命由我不由天,凡事用心去做,总能取得最好的结果。日月经天、江河行地,天天都是好日子,“百无禁忌,诸事皆宜”。

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新加坡



编者按



江海颂

采访世界各地的杰出南通人,新加坡第一个采访对象是陈景德。

这位如今是量化投资界宠儿的年轻人,1980年出生在南通市区。彼时,我还在南通中学首届理科班就读。景德的祖父是一代教育名师陈霜桥,是我的师爷。霜桥老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问家,南通桐城派首领。他

去过新加坡的人,都对这里的“绿”有着深刻印象,感觉这是一个建在森林中的都市。到处都是树、绿化带和自然保护区,不仅在地面上种树,连高楼、天桥、巴士

众所周知,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城市,也是鸟的天堂,鸟的种类有400多种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你可能难以想象,我的同行者

采访的第一个南通人

高高的个儿,瘦瘦的身材,我在通中读书时,他已年过花甲,须眉皆白。每周六晚,他皆会出现在市图书馆讲古典文学,诲人不倦。他提出的“器识先而文艺后”的教学理论,广为人知。

20世纪80年代,正是崇尚科学的年代,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捧红了一位数学家陈景润。

到70%,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2.6平方米,是名副其实的“花园城市”。这里有超过350个公园和许多保护区。人们说,新加坡几乎半个岛都用来种树。

半个岛都用来种树

站顶、下水道也都是植被。

用数据来说话,寸土寸金的新加坡,绿化覆盖率达

花园城市的鸟

老李,大早起来拍鸟,一个上午拍了万余张,两张

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,挺然屹立傲苍穹。八千里风暴吹不倒,九千个雷霆也难轰……”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京剧唱腔。舞台上的18棵青松,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棵。

在新加坡地标中,也有“18棵青松”——那是18棵超级树(Solar Super Tree)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它总是那么光彩夺目,惊艳了狮城,也惊艳了世界。

说它是超级树,是因为肉眼所见的就是巨大的树形建筑,高度在25米至50米之间。整个滨海湾花园内建造了18棵超级树,充当垂直花园,上面覆盖

18棵超级树

热带开花的攀缘植物、附生植物和蕨类植物。白天,超级树及其巨大的树冠遮挡阳光,形成荫凉,帮助保持适宜的温度。到了夜间,树冠借助特殊的照明和投射的媒体内容展现出生机与活力。

其次,从英文名称就知道它们与太阳能有关。这些超级树中有的安装了太阳能光伏电池,有

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,爷爷按照德字辈排行,给新生的孙子取了一个名字“陈景德”。景德没有辜负爷爷的厚望,从小敏而好学,1998年高分考取复旦大学,在复旦待了两个月,又被选拔到新加坡国立大学。

上海2021年的高考文科状元妙盈是我干女儿。景德娶了妙盈的表姐。因为这层关系,我得以认识景德。他是AI大神,给我的写作许多帮助。

256G的卡都拍满了。在博物院,我们看到两个古代的盘子,老李说图1是他想要的生活,而图2是我定制的。

图1



图2

的则使用一系列与水和冷却通风有关的技术。前者用于发电,满足照明需要,后者负责帮助冷却温室。除此之外,擎天树还能收集雨水再利用,这也是新加坡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。

兼具造景、遮阳、发电、照明等功能,让超级树里里外外都名副其实的“超级”。

说它是超级树,是因为肉眼所见的就是巨大的树形建筑,高度在25米至50米之间。整个滨海湾花园内建造了18棵超级树,充当垂直花园,上面覆盖



生活百味

杀书头



不做懒虫

有人问我去年读了几本书,一下子把我给问蒙了,因为我去年翻过的书真不少,但是能够从头至尾认真读完的没几本。不少书都是只看了一个开头,就丢下去翻另一本书了,有始无终。国学大师黄侃把这种读书的毛病叫作“杀书头”。我爱人戏称之为“熊瞎子掰玉米”,每次看到我床头越积越多的书,她就数落我一顿。每次清理后,只留下一两本,可是没几天又堆满了。实在气不过,她就责问我这些书究竟看过多少页,这个问题对我来说,不啻灵魂拷问。

去年,我对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,相关书籍从网上买了一本又一本,但能够一口气看完的少之又少,至今案头董宇辉推荐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才看了几页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倒是能让我爱不释手,但半年时间也只不过才看了一半。

唉,从前那个见到书就痴迷、不读完不罢休的我哪儿去了?爱人说,也难怪啊,以前你见到的书少啊,再加上你年少,求知欲强,就会有书不够读、读不够的饥渴感,现在虽有足够的书给你读,但就算你啥都想看,你也没那个精力了,甚至也没那个动力了。饥饿或者贫寒时,吃啥都香,饱腹或者富有时,就算是满汉全席摆在你面前,都难以下箸啊。

细想起来,我发现自己的“杀书头”,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己心浮气躁,没有静下心来。好友建议我一次只读一本书,读完逼自己以自己的视角写一篇书评,久而久之,或许就能找回以前的那种定力。我也给自己订了2024年阅读计划,好好把去年未读完的书认认真真读完,在未读完之前不买一本新书。沉下心来,把每一本读过的书读完、读懂、读透。

本版投稿方式

邮箱: jhwbpqy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

